



「春天是我的品質」

任 白

關於春天，我們最熟悉的詩句大概要算「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想想為什麼這句詩經常出現在我們的腦海裏，答案大概是——「冬天」是人生常客，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和「冬天」伴生的季候，以此作為希望的源泉。這麼一說，一個自然之間就變成了人生之間，而這個人生之間，最終又是由詩歌完成的，那麼當然就成了詩歌之間。

寫春天的詩歌太多了，特別是中國古典詩歌，俯拾皆是的精彩詩句幾乎寫盡了春天的萬般情態。「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賀知章《詠柳》）「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杜甫《春夜喜雨》）「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錢塘湖春行》）「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韓愈《春雪》）「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朱熹《春日》）「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泊船瓜州》）「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蘇軾《惠崇春江晚景》）「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葉紹翁《遊園不值》）這個列表可以無限延續下去，一首一首讀過，讀者會嘆服，我們這個民族天生與自然有着內心深處的親緣連接，而詩人作為自然之子，更是保持着與自然時序的同頻共振。這些生動精妙的書寫，進入了中國人共同的文化記憶，成了住在我們心裏的春天。

然而，詩人們寫春天顯然不是為了簡單摹寫季候風物，中國詩歌「興」的傳統必然引導萬般詩情歸於對人内心風景的關注。清代詩人

張維屏有一首《新雷》是這麼寫的：

造物無言卻有情，每於寒盡覺春生。

千紅萬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聲。

冬去春來，草木枯榮，這換景移情中寄寓的是人生處境的俯仰與頓挫，所謂「造物有情」其實是人生信念的主觀投射——寒盡春生，冰消雪融是因為大地已經蓄足生機，只等春雷趕來為萬千繁花鳴鑼開道。這不禁令人想起阿倫特的話：「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仍有權利期待一種啟明。」

現代詩中的春天顯得更加多樣多元，佩索阿曾說，「但春天甚至不是一件事物，／它是一種說話的方式。」（《當春天再次到來》）由於現代詩人的創作大多是在關注人類存在的前提下展開的，那麼存在的實有、動盪、遷徙、虛無和幻滅自然會以各種形式進入詩歌，所以現代詩歌中的春天也就從灼灼春花的照耀中四散開去，成為詩人語言的造物。比如艾略特著名的《荒原》開篇就寫下了不一樣的春天：「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荒地上／長着丁香，把回憶和欲望／摻合在一起，又讓春雨／催促那些遲鈍的根芽。」

毫無疑問，在大多數現代詩人的筆下，春天仍然是一種積極的力量，只是它有時會顯得沒那麼全能，無法用生機實現徹底的繁華。

我不相信，除了你，還有照亮我的事物
我也不信：沒有你，我就一直灰暗
但是這被慣用了的春天，摘一個給你
也無關緊要
你在這個春天美麗一場也無關緊要
我只相信，我們有一種力能碾碎
在風裏顛簸的花朵

這是余秀華的《相約春光》，在這裏「被用慣了的春天」是一件無關緊要的禮物，你可以在其中綻放自己，但還是不能讓一個更深刻的困境從此消失。詩人轉而向內尋找力量，相信內心裏的力量能碾壓或俯視一個動盪的春天。這是一個值得經歷但並不持久的過程，所以詩人在詩的最後一段寫到：「在最短暫的時辰裏約見／許多細枝末節都被略去。你告訴我／你在／彷彿就把一個春天還給了我／我抱着一個落日／就如同抱住了一個圓滿」。落日當然是一個終將逝去的圓滿，太陽東升西降，春天去了又來，外在力量終究不是人類困境的終極解決方案。但是春天帶給我們的慰藉和啟示永遠值得珍惜和銘記，在這篇短文的最後，我想引述一首對春天的啟示滿懷感激的詩作：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

餵馬，劈柴，周遊世界

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從明天起，和每一個親人通信

告訴他們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

我將告訴每個人

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

願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

願你有情人終成眷屬

願你在塵世獲得幸福

我只願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這是海子最為人熟知的一首詩作，詩的名



▲在重慶市南川區大觀鎮，小鳥在綻放的梅花間飛舞。

字《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甚至一度成了很多濱海房產項目的廣告詞。但是與其盛名相比，讀者對它的解讀往往流於表面。這不奇怪，我們其實對很多身邊事物熟視無睹。簡單說，這首啟示錄般簡潔而又堅定的詩，繞開了和寒冷冬日的糾纏，直接宣示春天的意志——關於詩意居所、世界漫遊、豐沛生存、普遍友誼、美好愛情、現世祈願，關於溫暖的命名和幸福的分享，所有這些明亮的事物和情感匯聚一處，其所煥發出的光芒照亮了海子本人暗淡短暫的一生，甚至遮蔽了一般讀者對他的了解。正是因為詩人處境的孤絕，他更需要春天內化為一種力量，支撐他的生存和寫作，所以，他在另一首名字就叫《春天》的詩中寫到：「春天啊，／春天是我的品質。」不能不說這些溫暖詩句是這位短命的詩歌天才為我們留下的寶貴的精神遺產。

賽博飛馬



市井萬象

二月十日晚，「6G之城·科技中國年」首屆上秦淮燈會點亮江蘇南京，科技感滿滿的飛馬彩燈點亮。燈會布設賽博飛馬、科技之門等數十組燈組，融合魚燈巡遊、機器人展演、機器人寫「福」字等科技互動項目，將傳統年味與前沿科技交融，打造具有新意的「科技+文化」新春體驗。

中新社



願望隨着雪花飄



客居人語
姚 船

新一年的日曆已撕去了好多張，相信不少人都在檢視自己在心中立下的願望，是否正朝着所期待的方向進發。比起「詩和遠方」的理想，願望似乎更具體、更接近現實。它可是長期的奮鬥目標，也可能是較短期的期望。

今冬多倫多特別多雪，每周有五六天雪從天降，其頻密程度是我移居幾十年來從未見過的。有時是點點雪粉飄落，有時是漫天大雪飛舞，能見度低和大量積雪，對交通造成重大影響。尤其是航班，每每出現延誤或取消，對旅客造成惡劣影響。

有位朋友預訂好一月初回中國探親的機票。她在電話中訴說，越是接近起飛日期，越是忐忑不安。要是那天碰上大風雪停飛，隔一兩天又找不到機位，回去時誤了老母親九十歲壽誕，那麼多親友從各地匯聚一堂，獨缺自己這個「掌上明珠」，該如何是好？她暗暗祈禱，老天保佑，順利出發。

當飛機準時飛上藍天，她的願望終於實現。那一刻，她輕鬆愉悦的心情可想而知。不過，我猜想，等不到飛機降落目的地，她腦海中又會有新的願望浮現。生活中，正是一個又一個小小的願望，串聯起我們的日子。

「小」的意願當然容易得到。小孩子想買心儀玩具，只要父母願掏腰包，淚眼頓變笑臉。但若是「大」的願望，要達目的，艱難得多，除了自身努力，還須「天時、地利、人和」。

日前與朋友夫婦茶敘。他倆剛新晉家

新娘漂亮，婚禮給賓客留下深刻印象。朋友道，雖然天氣不好，多謝親友們不離不棄，總算完成了一個心願，兒子成家立業了。

這時，只見他太太收斂笑容，興嘆一聲，說，放下心頭一塊大石，又一塊石壓上來。原來，兒媳婦起初是持「學簽」（學生簽證）來加拿大讀書的，畢業後又申請「工簽」（工作簽證），在當地一間專門為中國留學生服務的公司工作。

由於兒媳婦來自國內，又有自身留學經驗，加上認真負責，所以從接待、租房、聯繫學校等方面都做得妥貼，甚至個別新留學生的情緒問題，她都協助開導解決，很得老闆賞識。誰知從去年開始，聯邦政府大幅減少學簽和工簽名額，不單令靠外國留學生高昂學費作為資金重要來源的大專院校捉襟見肘，紛紛削減課程和裁員，也使這些服務留學生公司陷入困境。她任職的公司將要關閉。如今環境，另找一份合適工作談何容易，怎不叫人憂心忡忡？

加拿大是一個多元文化國家，歡迎新移民。報告顯示，多數國民認同新移民，包括留學生和臨時勞工，對加拿大社會有很大貢獻。然而，由於近年經濟不景，找工不易，租金昂貴，醫療欠佳，六成國民埋怨外來人口太多，影響生活。據統計，去年有一百四十九萬工簽和學簽到期，今年再添一百萬，而新批名額只有近四十萬，如此，將有約二百一十萬人夢碎，要離開加拿大。對於他們，願望像雪花般在空中飄舞，看似美麗，卻不着邊際。本想追求美好生活，想不到加拿大離他們的理想越來越遠。

窗外，雪仍在飄。



英倫漫話

江 恒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浪漫小說低谷期，創作浪漫主題的英國作家伊博森曾自嘲說，她的書是寫給「老太太和感冒病人」看的。但是她若能穿越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感受會大不相同。

以去年為例，無疑是浪漫小說的回歸年，一批新作品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像是美國作家艾米莉·亨利的《美好人生》，講述兩位作家競相為一位隱居女繼承人撰寫傳記，並在過程中墜入愛河的故事，成為年度暢銷書。還有美國作家艾莉森·埃斯帕赫的《婚禮人物》，講述一位意外成為婚禮賓客的女子對新郎產生了某種程度的感情，在大西洋兩岸持續熱銷。以及英國作家傑西卡·史丹利的《吻你》，講述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評論員和一位懷抱夢想的小說家試圖共同建立生活的東倫敦愛情故事，該小說雖然最初並非以浪漫小說為創作目標，但它卻完美契合了傳統浪漫喜劇的要素，一經問世便席捲了英國各大書店。此外，愛爾蘭作家莎莉·魯尼探討階級和倫理的暢銷小說《正常人》，也因包含愛和成長的浪漫主義元素而廣受好評。

如果回望去五年，會發現西方浪漫小說的整體銷量在持續上升。就英國而言，浪漫小說和傳奇小說類別的年銷售額在過去二十年裏一直維持在二千萬英鎊左右，但在二〇二二年

浪漫回歸

飆升至驚人的五千多萬英鎊，到二〇二四年已增長至近七千萬英鎊。用出版商的話說，在書店推薦區櫃位上總能看到浪漫小說的身影，其在近年圖書排行榜上更佔據主導地位。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浪漫小說迎來了春天？

在經濟學領域有一個「口紅指數」（Lipstick Index）理論，指當經濟不景氣時，消費者會減少購買昂貴奢侈品，轉而購買價格較親民的「小確幸」商品如口紅，以獲得心理滿足感。因此在經濟低迷期，口紅銷量反而會上升。這個經濟學理論在文學領域同樣適用，比如在「九一一」事件和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後，浪漫小說的銷售量就像口紅一樣也出現了明顯激增。而在當前全球經濟動盪和不確定性增加之下，浪漫小說的銷售量創出新高並不令人意外，人們也希望從文學作品中得到愛的撫慰，於是像莎拉·馬斯的《荆棘與玫瑰之庭》和麗貝卡·亞羅斯的《第四翼》這類浪漫奇幻小說就大受歡迎，往往能登上暢銷榜，並連續數周甚至數月穩居榜首。

就拿英國作家大衛·尼科爾斯的暢銷書《你在這裏》為例，小說以一次精心策劃的湖區徒步旅行，勾勒出一段令人心馳神往的浪漫愛情故事。故事的走向遵循着珍·奧斯汀式的浪漫愛情模式：兩個受傷卻又互補的靈魂，從最初的冷漠，錯位的愛慕，逐漸萌生吸引力，中間穿插誤會和障礙，最終結局美滿。小說向讀者表達了一個美好主題：生活有點殘酷，但沒關係，因為我們同舟共濟。如作者

江恒所說，要是把《你在這裏》比擬為動物，那會是一隻略微跛腳的拉布拉多犬——非常可愛、令人心酸卻又堅韌不拔，而且一定會痊癒。

除此之外，浪漫小說並非只有愛情，往往也會涉及許多宏大主題，比如全球暖化、性別歧視、背叛和絕望、愛與失去等等。例如，美國作家賈絲敏·吉洛里的小說中深刻剖析了女性脆弱的處境，而英國作家塔莉亞·希伯特在作品中關注種族主義和複雜的家庭創傷，極易引起讀者共鳴。當然浪漫小說觸及上述難題時，它會以優雅的方式呈現，以一種能讓讀者對這些問題感到釋懷的方式來處理。有時更採用浪漫喜劇將所有元素完美融合，最終迎來一個讓讀者滿意的結局。

正如凡事總會有正反兩面，有批評者將這類浪漫小說定義為簡單的逃避現實，是得不到太多收穫的「精神麻醉」。但支持者們加以反駁，認為現實生活的弊端在於它永無止境，而書籍的魅力就在於它可以在最完美的節點戛然而止。一部好的浪漫小說不只是男女主角，也包括其他所有人，乃至整個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但歸根結底，都是關於觸手可及、觸感真實、觸動人心的事物：一杯香醇的咖啡、一件柔軟的新毛衣、街角的小店、重逢的故人，以及天空、大海、日落……如同黑色幽默文學代表人物庫爾特·馮內古特所說，「留意你何時感到幸福快樂，並在某個時刻驚嘆、低語或思考：如果這都不算美，我真不知道什麼才算好了。」

八小時自南向北



黛西札記

李 夢

買到G304高鐵票後，我有些忐忑——這是我第一次乘高鐵由香港到北京。八小時的路程，前往高鐵站的路上，的士司機聽聞我坐高鐵去北京，幾乎驚掉下巴：「好辛苦喔！」臨行前帶上的保羅·索魯的《在中國大地上》，也在不停動搖我對這趟行程本就不夠堅實的樂觀。索魯描述四十年前在中國乘坐綠皮火車旅行，擁擠嘈雜、人聲鼎沸，彷彿一場漫長的耐力考驗。下的士，硬着頭皮進站，慶幸自己做好了應對突發狀況的準備（帶上了降噪耳機和足夠豐富的零食），卻沒想到，這場跨越南北的旅程，竟無比順暢，像一場自在漫遊。

車廂沒有想像中喧鬧：靠窗的女

孩戴耳機聽歌，前排西裝領帶的男士手指在筆記本電腦鍵盤上翻飛，老人輕聲提醒身邊孩子把視頻音量調低，鄰座的大學生，一上車便收到提早在我小程序預訂的漢堡套餐，邊吃邊打電動……座椅寬敞舒適，走廊沒有雜物，甚至洗手間也沒有異味。我漸漸放鬆下來。

列車一路向北，窗外風景悄然變化：起初，窗外滿眼蒼翠，濃郁的草木向遠方鋪展，透出勃勃生機。穿過廣東進入湖南，植被漸漸染上深綠與淺黃，待駛進湖北，樹木的葉子愈發稀疏，到了河南境內，葉子落盡的高樹三三兩兩在路邊立着，田地覆着一層薄霜，北地的遼闊與蒼茫撲面而來。八小時的旅程，宛若展開一幅流動的山川畫卷。

不時的，乘務人員推車在走道往來，輕聲介紹。車上物品琳琅滿目：

廣州的臘味、湖南的醬鴨，還有小孩子喜歡的馬年毛絨公仔。好奇一試在高鐵小程序上訂餐，簡單掃碼點選，便能在到站間隙收到剛出鍋的湖南小炒肉、武漢熱乾麵和鄭州牛雜。傍晚七點三十分，準點抵達北京西站。見到來接站的朋友，與她分享來程經歷，再笑着回憶我們將近二十年前讀大學時回家過年的往事。沒有高鐵的年月，從北京到山東四百公里，若買不到票，只能擠在綠皮火車走廊站八個小時，還要忍受呼嘯的寒風，而如今呢，兩千五百公里的路程也只需八個小時，且是坐在溫暖、寬敞、整潔的車廂裏。

翻看保羅·索魯的書，再對照眼前的景象，不禁感慨時代的變遷。倘若索魯再乘高鐵遊歷中國，想必會被這裏的變化深深震撼。至於我，這趟旅程宛如一場遇見——遇見更便捷的生活，更溫暖的人情，也遇見了一個不斷向前的中國。